

林琳少女系列小说



Red
Umbraia
红雨伞

〔美〕林琳 著



路
社

红雨伞

〔美〕林琳 著

林琳少女系列小说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林琳少女系列小说

红 雨 伞

林 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琳少女系列小说/林琳著. -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
1999. 1

ISBN 7-5059-3250-0

I. 林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7381 号

1247.5
4414

书 名	林琳少女系列小说 《青苹果》《橡皮圈》《红雨伞》
作 者	林 琳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赵小贤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朝阳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
字 数	364 千字
印 张	26.125
插 页	6 页
版 次	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
书 号	ISBN 7-5059-3250-0/I·2460
全套定价	39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1

已经有半个多月，基隆没下过一滴雨。

蓝汪汪的天幕上，日日悬挂着一个火球般的大太阳，毒辣辣地烧烤着，咸腥的海风，吹得人皮肤都要裂开了。

八斗子渔港像一面无垠的水银镜，耀射出亮晃晃的白光，荡漾在水波上的船，不停地吐着白烟，仿佛要被蒸化了一样。满盈盈的大海，简直要沸腾起来了。气象报告说，晴朗的天气，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。

真是邪门的怪现象，雨都竟也闹起干旱来了。

朱若梅停下正在洗菜的手想着。举起手臂，朝聚满汗珠的鼻尖抹了几下。

要热到什么时候呢？

虽然是上午10点左右，低矮的厨房已塞满了燥热的闷气，脊背上的汗就像自来水般地往



外涌；湿透的衬衫，像死鱼般地贴在身上，浑身上下都觉得不对劲。

抬了下昏涨的头，朝软搭搭粘在灰黑墙壁上的日历望去，那两个红色阿拉伯数字刺入眼底，顿时她心头一抽，一大股燥热横过，逼出更多的汗水。今天是——九月十日，星期天。清楚地记得，送丁志海到桃园机场那天是——七月一日。想来好笑，明明是去上船，却跑到飞机场去送行。志海说那是远洋油轮，船只在海外跑，根本不靠台湾的码头；也就是说，这一坐上飞机就是两年，在合同未满足之前是见不到面了。两年，七百多个日子，要怎样一分一秒地熬过去？想到这儿，一颗心更是焦灼得全身发痛，两只手胡乱地在水盆里拨着，一捆青绿的小白菜，被搓得七零八散。

搓着、洗着，眼睛就模糊起来，那些绿色的菜叶，都开始摇动，一晃一荡地摆着，一下子全化成黑晶晶的眼睛——志海的眼睛，深深地，灼热地直逼而来，粗蛮、热烈得叫人心颤。雪白的牙，像贝壳般串排在两片弧形的俊美嘴唇内，扯出的是那样一个憨直、纯真的笑——一种和他粗壮外表、鲁莽举止完全不相称的孩子气。



真是孩子气。那天在机场，他的两眼一直紧盯着她，倾着全灵魂的爱对她望着，完全无视于轮船公司派来的人，也不管站在身旁一起同行的其他船员。临要进检查室时，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说他不要走，不要上船；又说至少该等和她订了婚再走，心里才踏实，才有安全感，嘀嘀咕咕缠个没完，使得原本悲戚、惶惑的她，更加辛酸起来；一想到几分钟内便得和他离别，她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，哽咽地低语着：“我会等你的，志海哥，不论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。”

她会等的，尽管天天下班回家时都承受着面对空信箱的失望，她还是会满怀期望地等，若梅想。只是，志海走了两个多月，除了在纽约机场寄回一张风景明信片外，再没有片纸只字，真把人给等死了。

“大姐，大姐，邮差来了！”坐在前廊下帮着母亲做塑胶花的三妹慧梅，稚嫩的嗓音，穿过郁闷的空气，灌进呆立在水槽旁若梅的耳膜。

邮差！信？志海的信。迅速地抓着这一闪而过的联想，真巧，在家休息的星期天，志海的信。陡然地，一颗心迅速地膨胀起来，猛烈地冲击着胸膛，炽烈的狂喜横扫全身。



她奔过窄长的甬道，跳进前厅，两只湿淋淋的手胡乱地在围裙上擦拭着，继续往外冲着。

“别看啦！刚过去。没信。”阴冷冷的几句话，像冰雹般地迎面掷来。若梅打了个寒颤，眼中堆满恼怒，锐利地瞪向说话的二妹爱梅。

“我是好心告诉你，免得跑出去也是一场空。”爱梅一身短睡衣，满头发卷，抱着腿坐在藤椅上，椅脚边散了一堆指甲屑。接过若梅锐利的眼光，她毫无怯意地翻着眼皮，扬着手里的剪刀，掀着嘴唇说着。

“你瞪我干嘛？怪了，我又没惹你。”

若梅将收回的视线转向脏黑的纱窗上那个绽开的破洞上。父亲每天抱怨蚊子多，却从没想到该换一块纱网。不寄信来的是志海，凭什么向二妹发脾气。谁也没惹我，是我自己，自己受不了再一次失望的撞击。自从志海走后，她的心窝里，就像藏着一坛子发了酵的醋，任何一点细微的震动，都使她全身发酸。只两个月时间，她已经被吴经理叫去骂了四次，一向做事细心的她，不是将报表填错，就是把账目算错。强烈的不满，明显地写在经理脸上，仿



佛在告诉她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还是请吧。其实，在心底，她又何尝不为自己的一再犯错而懊恼，只是，只是，志海，不管你在哪里，给我一点信息吧，再等下去，只怕我会像冲上海边被太阳晒得枯干的死螃蟹了。

颓然地在藤椅上坐下，一种没有希望的孤独，代替了那涌上心头的酸楚，间杂着丝丝惶恐。志海说得对，至少该订了婚再走，心里才踏实，才有安全感，像这样空荡荡地悬着，除了脖子上这条K金项链外，真是什么都抓不到呀。

项链是他在当兵时赚了两个月薪水买来送她的。

莹亮的细链下，坠着一颗精巧的心形珊瑚粒。他想亲手替若梅戴上，却怎么也对不拢扣环，气得直发毛，连三字经都骂了出来。最后还是若梅自己围上了颈子，他退后两步，叉着腰左右打量了一阵后，满意地拍拍手道：

“这下子你可跑不掉啦。”憨直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狡黠、诡异，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。

“套上我的链子就是我的人。你没看街上那些有主人的狗脖子上都挂着链牌？这样啊，



卫生处的人才不会乱抓。你戴上了这链子，别人也就不敢再打你主意了。”

若梅娇嗔地，拳头雨点般落向他宽厚的胸膛。真是粗，明明是温柔的甜蜜，由他表达出来却变成近乎无礼的鲁莽。

“姐，你放心好了，一定是船没靠岸没法子寄耽误的。丁大哥绝不会变心的。”爱梅站起来，拍掉大腿上的指甲屑，伸了个懒腰，瞅着沉思的若梅啧啧有声地说着。

“你又知道了。”若梅不以为然地白了她一眼。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爱梅一脸莫测高深地往里头走，接近甬道时，旋过身软着嗓子嗲着：“我今天要到台北去。姐，你那件浅紫色洋装借我穿；还有，那个小皮包。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，是不是？先谢啦。”

“你……，”若梅张大了嘴，却只挤出这一个不关痛痒的字来。她知道多说也无益，爱梅向来就喜欢穿别人的衣服。同样都当会计，若梅是将每个月薪水全数交给母亲，要用时再向母亲拿。爱梅却只交给母亲一千元，其余的钱，全花在服饰上；衣服堆得满坑满谷，还整天嚷着没衣



服穿。真是。

若梅拿围裙在额头上擦了擦，站起来要回厨房，突见三妹慌忙地跳了进来，扬着粘了半枝的玫瑰，一叠声地嚷嚷着：

“来了，邮差又来了，这回是骑摩托来的。”

看若梅愣着不动，她伸出沾满树脂的手去拉若梅的胳膊，一边扯一边叫着。

“真的，不骗你。不信你自己出来看。”

若梅感激地朝比自己高半个头念国小六年级的三妹望了一眼，跟着她一起走了出来。母亲坐在矮凳上，围在成堆的红绿花丛中，那张脸孔显得分外衰老。倒是满头乌黑的发丝，一径在阳光下闪着，更衬出结在脑后的发髻是那般地整齐严谨。若梅继承了母亲黑亮的发质，一头垂肩的直发，飘逸动人，受尽了同事、朋友的赞美。

“喏，你看，那不是。”三妹朝前指了指。

觑成一线的眼睛里，立即塞满了绿色光影，越来越近，越转越大，形成一圈炫目的亮光，罩住了呆立在门前的若梅。

“朱清水挂号信，拿印章来盖。”邮差直着



嗓子喊。

不是我的。在昏涨、迷乱、兴奋的交叠中，这个意念强烈地钻入心底，扫去了全部意识。

“小姐，去拿印章来，快点。”

快点。邮袋里还有那么一大捆信要送，每个收信人一定都正盼望着，和我一样。只是，接过信时，若梅心头酸了起来，连从来不写信的阿爸都收到挂号信，而我这天天写、天天寄的人，却连一封信都等不到。

谁会给阿爸寄信呢？凄楚的眼睛溜向信封，几个黑粗的字写得像墨鱼的触须，张牙舞爪地跳在信封上。左下方印的是——世通航运公司。好熟的几个字，若梅歪着头紧盯着信封想着。啊！这是——这是——若梅惊叫了起来，这是志海上船的那家公司呀！没错，世通航运公司，一家专门办理外借船员的公司。地址，正是，一点没错。只是，轮船公司干嘛要寄给阿爸，还是挂号的？

一丝淡淡的疑虑爬上干热的心窝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是志海吗？

“阿爸！”听到门外三妹的呼叫，没来的，若梅浑身抖了一下。



“噢，热死了，这鬼天气！”父亲粗嘎的声音随着庞大的身子同时进来，一双木屐刮得水泥吱吱作响。

吐掉咬在嘴里的一小截香烟，将提在手上的渔具、照明灯放在桌上，拎起搁在神案桌前的瓷花茶壶，咕咕嘟嘟地灌了大半壶，拿右手抹了下溢在嘴角的茶汁，点上三炷香，恭恭敬敬地朝供在案桌前的妈祖拜了一拜，插进香炉，这才转过身向若梅问：

“是志海的信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是你的。”若梅连忙将信送到父亲手里。

“我的？我怎会有信？”扯开封口，父亲坐向案桌边的红木椅上。若梅看着父亲，感觉他那双按在椅把上粗大的左手，越压越紧，每个骨节都凸了出来，几乎要捏碎那条磨得发光的横杠。

“伊娘！”突然的，父亲大吼一声，拿着信纸的手奋力往桌上攒击，弹落满桌子香灰。一颗大脑袋上，青筋暴起，花白稀疏的头发全竖了起来。“干！有这件事！阿海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！”

“阿爸？”若梅的心有如被鱼钩刺住一般，父亲每说一个字，都像扯动的鱼线一样，拽着她



痛彻肺腑。

“干!我去找他爸算账!”父亲摔掉手里的信纸,在屋里跳了两圈之后,像一股龙卷风般地旋向门口。

正在这时,一身背心短裤的阿旺伯,伸着两条细如竹竿的腿,跨了进来,差点和水塔般的父亲撞上。

“啊呀!我正要去找你,你倒自己跑来了。”父亲一把捞住阿旺伯的胳膊,拖向椅边,使劲地往下一按,把手里的信摔向阿旺伯干瘪的瘦脸。

“你看!你自己看!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!”父亲粗哑地吼着,一向说话粗声大气的父亲,这会儿的样子简直像要一口吞下阿旺伯似的。

“我,”阿旺伯畏惧地缩在椅中,慢慢举起捏在手里的信纸,嗫嚅着:“我也刚收到信,正在奇怪,轮船公司说……”浑浊的眼睛瞟向若梅,似乎想由她那儿探寻出一些端倪。

若梅的心提到口腔,一下急似一下地猛跳着,一双困惑、焦急的眼睛,轮流在父亲和阿旺伯脸上巡索,抖着嗓子问道:

“阿爸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是志海



吗？”

“除了他还有谁会做这款没面子的事。干！那个没种的东西，跳船啦！”父亲浊重的吼声，像闷雷般敲上若梅昏涨的大脑，震得她摇摇欲坠。

一时间，眼前冒起无数金星，整个人倒了过来，卷进旋转的星圈中。好一会儿，她才迷迷糊糊地低语着：“跳船？什么叫跳船？是出事了？遇难了？志海他人呢……？”

“哼！要是死去倒也光彩，却是这样不明不白地逃走，真是！告诉你，跳船就是私自逃走，船到美国港口时，他偷偷跑到岸上去，不回来啦！”雷声越来越凶，直擂得若梅心魂俱散。

有一分钟时间，若梅震惊得失去知觉，仿佛连生命都停止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四肢僵硬，只是站着对父亲恐怖地瞪着。

不回来啦？私自跑到美国去？

不可能！志海不会丢下我一个人跑到美国去。

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

她内在的意识渐渐流回身体时，突然猛地拒绝父亲所说的话，歇斯底里地甩着头，叫



着：

“不！不！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志海不会跑掉，他不会！你骗我，骗我！”

父亲厚大的手按住若梅颤抖的肩，狠命握了一下后，严肃而郑重地将捏在手上的信纸，在若梅面前晃着，说：

“轮船公司寄来的挂号信，还假得了吗？”

若梅惊惧无依的眼睛迅速地瞄了信纸一眼，立即转向阿旺伯，求助地，渴盼地。

“我觉得奇怪……”阿旺伯像在安慰若梅又像在宽慰自己。

“可笑！你在奇怪？你会不知道！”父亲的手戳向阿旺伯堆满汗珠的鼻子，前前后后跳着、吼着：“你儿子跳船，你会不知道？干！可笑！伊娘！”

阿旺伯细高的身子缩成小小的一撮，像个破布袋垂在椅子上。父亲却有如盛怒的狮子，呲着牙咆哮着：

“当初你是怎么讲的，作保人不过是盖一个章而已，没有任何麻烦。好了，现在你儿子上船才两个月，人就跑了。哼！他爽快，跑到美国去吃面包，倒霉的是我这个呷米的作保人。干！你



看这信上写的，要负刑事责任，还要赔偿公司损失，十万块钱，十万块！要卖多少鱼才赚得回来。你说，现在要怎么办！”

还要赔钱，十万块？那么，志海他是真的跑下船去了？志海——跑了——不回来了——不——要——我——了。

若梅突然想大笑，歇斯底里地笑。震惊、麻木、崩溃、瓦解，整个世界瓦解了，他和他的世界。

阿旺伯却夹着嗓子，幽幽地说着：“阿海这不孝子，实在……”

“闲话免讲。我问你，现今时要怎么办？”父亲的气焰越来越高，趿着木屐的脚，躁怒地在水泥地上跳动。

“这，”阿旺伯窘困地抬起眼睛，痛苦地觑了若梅一眼，哑着声音说：“我明天亲自到台北轮船公司去一趟，向他们问个清楚。”

对！对啊！阿旺伯的话突然像一股暖流吹进若梅心窝，她眼睛一亮，赞许地望向阿旺伯。

“问个屁！”父亲又吼了起来：“伊娘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还用问。你儿子做出这件事，你还有脸去问？干！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